

女性文学认识价值初探*

——以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为例

陈忠坤

(西昌学院 文化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20世纪90年代是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女性作家通过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经验的成功穿透、翻掘、勘探,以其出众的才华完成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几千年的文化积习及遗风陋俗,需要我们给予人的尊严、价值、精神以更多地关照,在这一点上,当代女性作家对人类的精神世界进行持续关注,力图通过文字建构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起起落落中,她们的小说将女性从对男权的崇拜和依附中解放出来,帮助女性树立起自尊、自爱、自重、自省的文化意识,寻找两性和谐相处的理想途径。本文试图从具有代表性的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的文本为切入点,具体阐述其含蕴的认识价值。

【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文学的认识价值;精神家园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2-0042-04

在中国乃至在世界,女性的地位都是低下的,女性的价值、女性的体验、心理欲求、生理需要都是被忽视的,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女性认识自己的途径是通过男性制定的标准和规范,女性没有塑造自己的自由。自有女性写作开始,女性才有了自己的声音。

时代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王安忆、池莉、铁凝、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的作品被频频推出,文坛出现了别样的风景。她们反叛传统,挑战中心,塑造女性意识鲜明的文学形象,打破禁忌,昂然前行。而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的涤荡下,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状态都发生了深深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伦理、价值观念的根本性变化。旧有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颠覆又重建,各种复杂矛盾的思想、各种微妙难言的心态,再到经济大潮中人性在欲望大旗的撩拨下显现出来的丢弃崇高,回归世俗。可以说始终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裹在各种浪潮里涤荡和检验,潮涨潮落之后,坚守的,堕落的,崇高的,卑下的,高贵的,委琐的,冷静的,浮躁的魂灵各自浮出水面。因此,在女性作家的笔下,都市和农村的故事日上演,男人和女人的纠缠生生不息,生活的姿态异彩纷呈,我们不仅看到了社会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是非曲直,更主要的是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所以本文从女性写作的认识价值入手,梳理出女性作家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的写作轨迹,发掘出女性作家在反抗和迎合主流而产生的文本本身的巨大张力。

这里要申明的是:女性文学并不等同于女性主

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建立在女性文学的基础上,是女性文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走上的一条颇为极端化的文学之路。而女性文学,意指女性作家所书写的文学作品。女性作家的创作本身就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特的性别特征。女性特殊的感受方式导致女性作家特殊的表达方式,即以女性生活的、情感的、心理的条件所看到的人生万态的艺术呈现——这种艺术呈现也充满了女性特殊的风格和情调,它除了提供有异于男性的特殊审美价值之外,还给读者、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以特殊的认识价值。

一 文学作品是面多棱镜

孔子说文学除“兴、观、群、怨”之外,还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可见文学就是一面多棱镜,有它自身不可抵挡的魅力,读者总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反观自己,这就是我们说的文学价值。文学价值是多层面和多层次的,但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系统,首先供给人们在精神上的审美和娱乐,所以它的基本特点是审美的,这就决定了一切因素进入文学作品,都要最终转化成审美对象,供给读者欣赏,品味,最终引起读者精神上的愉悦,思想上的升华。但是人类追求的真、善、美是一个统一体,先要有“真”作为基础,才能向“善”,最后才能进入“美”的殿堂。所以,文学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并且反映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文学帮助人们获得多方面的社会和人生的知识,丰富人们的生活经验,加深人们对某些社会规律和人类行为的理解。人生有涯,而知无涯,无论是所见所闻还是生命的维度都要受到各种各样的

收稿日期:2012-01-05

*基金项目:西昌学院院级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认识价值探析》(编号:5527)。

作者简介:陈忠坤(1980—),女,四川西昌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学更论课程的教学与研究。

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制约,而人的本性又是充满好奇和求索,文学作为人类之学刚好填补这一需求。我们可以通过文学所描写和反映的世界穿梭于古今中外,自然风光、爱恨情仇、风俗礼仪、生活状态等都可以通过文学形象地了解到。通过阅读各种文学作品,人们便知道了别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以及在此环境中别无选择的人生及命运,从而引发思考、有所收益。

但是,文学价值自作家创作之始到文本形成就存在多层次、多层面的复杂性。首先文学价值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文学自身就是一种审美方式,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活动,它的价值除了来自表现对象中的功利与非功利因素之外,其自身根本就是人类活动的一种价值体现,它证明着、显示着人的审美能力与精神创造能力,或者说正是这种能力的外化与体现”^[1]。文学作品进入社会后,即要面对广大的读者群体,既有一般的读者群体,也有专业的读者及评论人员。评价的主体各有不同的主观条件,各有不同的功利目的。具体说,任何一个人,无不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他们的生存环境、文化氛围、学识素养、美学趣味、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审美体验乃至在进行评价时的特定心境、情绪,都千差万别怎么能不打上他们主观的烙印呢?其次,文学价值的实现是主客观的统一。文本价值的实现是通过阅读接受来完成的,但文本与读者总是处在一个矛盾体中,主客双方互相影响。文本总要用自己的力量感染读者,读者则以各自的不同条件去感知同一件艺术作品。于是有的从这一方面受到感染,有的从另外一方面受到感染;有的受到的感染多一些,有的受到的感染少些;有的受到正面的感染,有的受到负面的感染。同时艺术欣赏者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他们各有不同的情况,不仅文化素质、社会地位、美学趣味等等各不相同,而且审美体验也是不尽相同的。同一文本,有人喜爱,有人憎恶,喜爱的程度和憎恶的程度也是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在价值的实现中,欣赏主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主体各方面复杂因素的组合造成了价值实现的不同程度。再次,文学价值的认定是动态的。文学价值的认定因此就不是某个人的单方面界定,它是在综合以上因素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中,经由时间检验之后的审美积淀。历史上不乏作品在第一次面向大众时即被“枪毙”的例子,但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在最初时日受到了冷落,甚至苛刻的挑剔,其后却大为走运。优秀的文学作品只有在长期、广泛的流传中,才能显现其价值,时

间是最无情的检验者,也是人们做出认定的主要依据。

因此,就象那句名言“存在就是合理的”,20世纪90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时间流逝,自有它带不走的痕迹,文本在以时间作为间隔之后回头来审视,它自身的文学价值就自然地凸显出来了。

二 以文学形象为镜,求真向善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量译介,一大批前卫、先锋的女性作家开始自觉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文学创作,女性写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以王安忆、铁凝、池莉、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多样化的文学实验中探索女性生命价值实现的最佳途径,她们为中国的女性写作从艺术手法和思想深度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女性写作朝着更广阔的领域发展开辟了道路。甚至以女性自身的躯体喊出自己的愤怒与渴望,“通过写作放纵躯体生命,冲破传统女性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写作所依循的逻辑”^[2],女性意识终于在沉默了千百年后爆发,女性写作向文坛发出了冲锋的号角。她们高扬女性主义旗帜,她们自觉坚持性别立场,自觉表现和挖掘女性经验,试图建立一种属于她们自己的女性诗学,以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对以“菲勒斯中心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文学进行解构和颠覆。一些作品被称为“私语小说”、“个人化写作”的文本在文坛上备受争议,但总的看来,仍然是“文学中的女性话题和女性策略以其无可忽略的态势,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格局产生重要影响”^[3]。

20世纪90年代时,女性作家在纷扰喧嚣的时代背景下,以慧眼看世事,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切入点,在文本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文学形象,有意识地对女性自身进行深入省察,思考作为女性的性别内涵。

(一)陈染、林白在幽闭的个人空间中审视从前被忽视的“身体”,在“一个人的战争”中进行性别经验的自我剖白,完成了女性对自己从肉体到精神的体认。林白、陈染自觉的女性写作和对女性文学写作的自觉的探索使她们的作品成为建构女性话语必不可少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陈染的《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和《破开》等作品,还是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和《同心爱者不能分手》等作品,都是从个人独特的人生体验与情感体验出发而创作的,带有很强的私人化特征。陈染、林白以女性的独语和呓语彻底把女性的存在洞穿。同性恋、自恋、恋父、成长过程中的

性错乱等刻骨铭心的经验与记忆,以及青春中其它方面的惊动,是她们书写的根本。在她们笔下,夜晚的气息充满情欲,房间、酒吧泛着冷光,涂着唇膏的女人在睡梦中发出呓语,各色人物在物质之流里进进出出。音乐、肢体、失眠、红酒、性、放纵的语言,绵密的细致的情节、声音、色彩、气味,这些感觉的碎片拼接在一起,从而使作品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气息。

(二)王安忆在安稳平实的生活中,富于理性地表现个人生活和社会演变中的持守不变的忍耐力,通过哲学化的反思,赋予人物形而上的思考。她用现实主义的写法,写小人物,写日常生活,在日常叙事的角度下直接开掘普通人生存的意义,对生命的理解却渗透其中。《大刘庄》、《姊妹们》、《桃之夭夭》、《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等这样的诗化小说,可以说是简单到无技巧的技巧。洞明世事之后不是一副刻薄的讥笑,而是充满悲悯的宽容。她用工笔画般的笔法塑造了一系列立体多面的人物,尤其是对于女性的描摹与书写,有着极坚实的生活基础与入木三分的观察,由雯雯开始,张怀玲、欧阳端丽、金谷巷女孩、米尼、妙妙、阿三、逢佳、王琦瑶、富萍等,各种女性已经组成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意趣与命运遭际,娓娓诉说着她们经历着的小悲欢小离合。这些小人物无一不是丰满而形象的,每一个都活在我们当下的生活,活在我们的左邻右舍中,闭上眼睛一想就栩栩如生起来。综观她笔下的众多女性,几乎都有一股坚韧的、不可阻挡的往前走的劲头,有一种不容低估的承担生活的坚硬,即使暂时地落在困惑与迷失中仍然不失对生活的坚持。

(三)池莉将笔触伸向生活的现场,还原生活,注视着现实生活中平民阶层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力求深入生活底蕴,在普通人的“烦恼人生”中寻找着别样的情怀,体现了深刻的文化和思想内涵。池莉的世俗关怀是一种极具包容性和宽厚性的理解和尊重,她的关怀几乎泽及自己笔下的每一位主人公,即使他或她的所作所为并不能用通行的伦理纲常来评判;她对围城里的男人也是抱以怜悯与同情的,并没有将婚姻失败的命运完全加在男人们的身上,对于男人女人,池莉没有把他们对立起来,而是同样的对他们的生存状态赋予理解与同情,赋予温情的抚慰与关怀,调和着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矛盾,希求在男女两性之间建立起和谐。

(四)对人性的探究、关怀、质询贯穿着铁凝创作的始终,对美好人性的颂扬,对变异人性的思索,

是她的系列作品不变的底色。从《哦,香雪》、《他嫂》、《孕妇和牛》到《大浴女》再到《对面》、《秀色》可以说是一以贯之。

通观这几位女性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到无数的文学形象——高雅的、媚俗的姿态各异地向我们走来,散落在实际生活的各个角落,融入我们的日常起居。是的,鲜活的血肉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写照,认识了他们,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现实中人必然会从他们的人生轨迹中寻找相似的参照系,反思自己的生活。

三 认识价值引发的思考

人总是生活在现实的缺憾中,注定要面对无处逃遁的生存缺憾,并经受由此带来的种种伤感与痛苦,这是一种生存的常态。当代女性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保持着清醒、充分而深刻的认识,她们开掘人性因素,追问和探询生存状态中的不和谐,寻求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作为一种永恒的主题贯穿在她们整个创作历程之中。她们的作品折射出她们对生命本体的深刻认识和对生命价值的虔诚追求,她们的创作就是孜孜不倦地精心营造人类美好人性的文学殿堂。这是值得肯定,并且需要不断发扬的!

总之,文学是人学,这一永恒的主题昭示了当代女性文学的终极目标是超越自身,超越性别对立,在最高价值指向上全面提升人的价值。而女性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根深蒂固的“弱者意识”和体恤平常人生的“悲悯情怀”,更多的注重认识人生和情感上的宣泄,而不是道德上的教训。所以女性作家以平常人的视角,围绕生活的点点滴滴,立足于自序传题材和日记体、书信体体裁,放弃常规的价值判断,以返璞归真的姿态重返世俗世界,以直观的态度看待周围的环境,体悟到生命的真谛和生活的真谛。这些不同于“宏大叙事”的创作方式是女性书写的独特之处,它以世俗化的温情关注着滚滚红尘之下的百态人生。所以,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是在大众化、商业利润的巨大渗透下,保持着独特的人文价值关怀,注重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力图在两性差异的地基上建构“双性和谐”的大厦,全面提升人的价值共同走向平等互补的人文家园。当然,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在文学囊括的认识价值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认识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首先,文学作品总是含蓄的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所以必须经过思考品味才能感触到,而经由思考品味得到的人生经验、社会规律,往往多样而且包含歧义。其次,文学总是在现

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加工,以便更淋漓尽致地表达思想情感,因此必然和实际的生活状态有差异。所以女性写作者任重而道远,还需要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总结经验和教训,用理智、冷静的态度面对现实与进行写作,为人们蒙昧的精神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真正实现人性的自由和解放。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选自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185页。
- [1]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5.
- [2]南帆.身体修辞学:肖像与性[J].文艺争鸣,1996,04.
- [3]杨匡汉.多种途径和选择的可能性——《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总序[A].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5.

Analysis on the Recognition Value Of Female Literature

——1900s Female Literature as Example

CHEN Zhong-kun

(School of Cultural Media and Educational Scienc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1900s is a prosperous period of female literature creation. Female writers finished a series of good novels through penetrating, digging and exploring self-living state and experience with their superior talents. Due to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confirmed habits and undesirable customs, we should keep an eye on people's dignity, value and spirit. Modern female writers pay great attention to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to build up their home with words.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rket economy tide, their novels liberated the female from the worship and adherence to the male chauvinism, helped the female set up cultural sense of self-pride, self-love, self-respect and self-examination and hunted for an ideal channel for both sexes to get along with. The paper tries to elaborate on the implicative recognition value of the female literature in 1900s.

Key words: 1900s; Female Writers; Recognition Value of Literature; Spiritual Home

(责任编辑:张俊之)